



## 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新年前,我朋友的母亲没了,新年后,我朋友的父亲没了。一年前,我自己的父亲没了。三年前,带我长大的姑妈没了。在天光晦暗的冬天,在四周冰凉的冬天,在玻璃窗上留着一条条水蒸汽的冬天,亲人们纷纷离开,生活渐渐变成冬天凋零的树。

冬日早早就黑了,突然听到一支歌,“是谁的歌声飘荡耳边,谁在用歌声把谁激动。那是谁的笑容浮现在眼前,在那悲伤之河彼岸的那一边。花儿呀,花儿呀,花儿会开放,而我究竟又为你留下了什么。”

暮色迷离里的歌声,提醒我原来那些逝去的亲人,在悲伤之河的彼岸,仍在挂念。原来人们即使阴阳两隔,仍有温暖的情意。

原来是这样——花开对蓓蕾来说,就是死亡了。那些在暮色中突然泪流满面的中年人是否明白了这些呢?

了,所以,才又回到此地,面对,“Leslie有恐高症,做这样的事。”说完这段灵异般的往事,张国荣侧着头,陷入深深的沉思中,眼中还泛着泪光……

2003年4月1日,张国荣纵身一跃,结束了自己年仅46岁的生命。这只是一生只能降落一次的“无脚鸟”,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谢幕。斯人已逝,余音未了。这些年,我接触了不少与张国荣有过交集的朋友,他们常常跟我追忆有关他的点点滴滴,为他过早离去而唏嘘慨叹。

在王家卫电影里,摄影师杜可风是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。他隔着摄影机镜头与张国荣对话,他所看见和理解的张国荣,或许比作为观众的我更立体,更深刻。访问杜可风时,距离张国荣去世已有六年光景,但这个

名字对他的触动,仍然超出我的想象:“那么多年来,我在观众与张国荣之间充当桥梁的作用,那是何等荣幸的事啊!我爱Leslie,虽然我们个性不同,但毕竟携手走过长长的一段路。Leslie走,是他自己的选择,我理解并尊重。但……”说到这里,素来玩世不恭的杜可风,双眼

噙满泪水,哽咽地说不出话,拿着啤酒罐的手剧烈地颤抖着。《异度空间》是张国荣的“天鹅绝唱”。他在戏中扮演一个精神分裂的心理医生。那时,他已罹患忧郁症,那样一部灵异片对他的心理状态究竟产生多少影响,如今已不得而知。戏里戏外的某种巧合,让此剧监制与编剧尔冬升难以

乐观,时时相劝,可惜最终仍未能挽回老友的生命。肥姐生前跟我说:“我和张国荣住得很近,他常来我家坐坐,有时也一起打打牌。每当看到他阴郁低沉的样子,我就开导他,人生总有高低起伏,不必太在意。况且,尝遍酸甜苦辣,人生才有趣味。3月26日我还和他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,我们点了一份匹萨,共同分享。真不敢相信,隔了几天,他就跳楼了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就这样烟消云散了……”

这些年我常常会想,如果张国荣没有离去,他又会拍哪些电影?唱红多少歌?得了哪些荣誉?是否会转投幕后?可惜,人生没有假设,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。这个比烟花更绚烂的男子,把最华彩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了舞台上,定格在了胶片里,留给自己的是难以化解的心结,留给观众的是永远的叹息与怀念。

(下)

## 花开

## 我跟月亮有个约会

王龙

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留意月亮的阴晴圆缺?至少24岁之前,我很少关注。2011年毕业后,我从市区搬到了崇明,当起了一名大学生村官。而从那年起,每天晚上我都会盼着月亮能前来赴约。

从小成长在喧闹都市街道中的我,头一回走在没有路灯的寂静村路上,正巧那天是月亏,所以睁着眼感觉却感觉像是闭着眼。冬季的海岛更是渗着一份刺骨的寒意,北风肆意地从脸颊刮过,枯枝无力地“吱吱”作响,走到某处冷不防引来一阵犬吠挑战着我的心跳极限,此时,一种强烈的恐惧与孤单感涌上心头。我不禁加快了脚步,嘴中还默念:牛鬼蛇神别找我啊,我今天是去给村里孩子补课的,求诸神保佑我!虽然,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村官宿舍,但我一夜都没睡好……这便是我第一次为村里的留守儿童义务家教的场景,也由于此,我开始留意起了月盈月亏,想在寂静的村路上找到月亮与我做伴。

又是一年冬季,我如往常一样辅导完最后一个孩子,准备收拾东西回去了,突然意识到今天月亮不能陪我上路了。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走路全凭记忆与摸索,虽然已不像当初那样胆小,但也走得格外谨慎,生怕一不小心掉到沟里去。走着走着路过一户人家,隐约感觉有人在前面,还没等我开口,一个熟悉的声音便喊出了我的名字。原来是这家的施奶奶,她知道今天没有月亮,特地等在屋旁守着我,陪我

走一段村路,还借了我一盏手电。我说:“奶奶,外面这么冷你就不要陪我了,已经走远了,您就回去吧。”因为天黑我看不见她的表情,单听她的声音我感觉这时她笑得像一个天真的孩子:“没事,再走几步,这路我熟得很,你在村里给孩子补课大家都知道了,我也只是跟你一样。”“一样什么?”“学雷锋呗!”从那天起,我发现我在村路上不再孤单、不再害怕,总有“月亮”出来陪我照亮回去的路,不论阴晴圆缺。

前一阵,村路上又多了几个年轻的身影,他们是我从学校请来的大学生志愿者,利用寒假空余时间与我一起为村里的留守儿童过新年。元宵节那天,我们陪着孩子们包汤圆,施奶奶看到了我就一溜烟地跑走了,正当我纳闷时,施奶奶不一会儿就回来了,还带了儿几位婆婆和几包糯米粉,“我一看你们这帮小猴子就不会包,我带妈妈们一起来包,看,这个应该这么包……”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明亮,不仅是因为十五的月亮分外圆,而是心中的月亮亮堂堂。

如今天黑后,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已不用担心受怕,更不会孤单寂寞,因为,有像施奶奶和大学生志愿者这样一批“雷锋”与我相约在月光下,一起用自己的行动,传递月光,照亮前方。

在大山里度过特殊的节日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青年志愿者

我小时候在广州,家里除了我和我的大母亲,一位服侍我们的婶婶以外,还有一对老夫妻,就是四公和肥五婆。

## 四公和肥五婆

任溶溶



四公有一个爱好,就是烧菜。他每天总要烧点好菜给我们吃,甚至大热天汗流满面,用毛巾裹住了头,把菜端出来,请我们尝尝味道好不好。每星期六下午我学校不上课,他总带我出去“行街”。经常是到当时的租界沙面,到观音山。

广东人行街离不开吃,行完街就去饮茶。沙面旁边的长堤一带有许多茶楼。如上观音山,就到山后小北区一家北园吃虾仁面。北园只是一个大竹棚,一边搭在一个湖上。坐在湖边饮茶,湖里的鱼游来游去。这里的河鲜太好了,虾仁都是现剥现煮的。北园现在还在,但是跟过去的北园完全不同,它已成了一家富丽堂皇的大酒家,也换了地方,移到靠近观音山脚的地方。泥路也变成柏油马路,石工作坊也早已没有了。当时出去行街,假使下午不饮茶,四公就带我到外面吃了晚饭回家。那时我吃过许多海味,像鱼唇、鱼胶之类。这些海味现在都是贵重的,难以吃

## 人造云抑制台风

黄晨星

英国科研人员利用人造云抑制台风:在海面上设置若干艘造云船,不断向空中喷射海水,让海水大量蒸发。

海水中的液滴或盐粒可以作为凝聚核,吸引周围的水汽,形成白云。这些白云不仅可以减少透射到海面的阳光,而且可以反射阳光,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相关海域的气温和海水的温度。

从这个操作过程可以看出,人造云的确可以降低海水的温度,从而减弱台风的强度。

这本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(1916-1977)》得以写成,要感谢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张洁、梁燕、周晴、李远涛诸位,没有他们的鼓励、催促并长期鞭策、监督,它是不会有的。在确定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,儿童文学前辈任溶溶、任大星、施雁冰、周晓等给予多方指导,释疑解惑,对我帮助极大。

张洁最初提出这个题目,还是2006年的事,转眼过去六年了。这中间,因为写那本现代散文史论性质的《今文渊源》,停了几年。到2010年初秋,开始正式动笔,但写出两篇序文后,因有与哲学家李泽厚

先生的对话,又暂时放下。到2011年初发愤写作,先得六篇,正拟一鼓作气,却又因有与李泽厚先生的第二本对话,并且要编一册《周作人论儿童文学》,又停了一个夏天。好在插进来的这两件工作,对于本书都有助益,以前写《今文渊源》也有助于本书——这些跨界选题之间的奇妙的内在联系,实在是很有趣的。自2011年国庆开始,我再也不敢怠慢,有朋友笑我是“闭关”写作,这样到翌年早春,终于完稿。一开始,还是想写成书话合集式的准文学史的,后来野心渐增,就按着文学

史模样写下来了。序里仍留着当初的痕迹,行文也始终不避书话的趣味,细心的读者应不难发现。但虽说是史,毕竟是

一个人的儿童文学小史

刘绪源

“一个人的文学小史”(本书原拟书名即《一个人的儿童文学史》),写法上强调保留审美体验之真,也强调研究视角之独特,或有不合规范处,还望方家包涵并指正。好在虽是学术性思考,每写一篇却都有灵感,有“长期积累,偶然得之”的喜悦

和冲动,没有一章是蹙眉硬写的。如此想来,其间或许真有生命在,惟这一点聊觉安慰。

严格说来,此稿并未写完。原计划要写一百年,还要写到新时期儿童文学,写到当下。然而实在精力不济。也是知难而退,因前面现代部分三十多年只写了六万字,建国后的十七年(不算“文革”这一段)一写就是八万字,新时期的三十多年真要写,篇幅恐怕比现在两部分的总和还要多。这使我明白,写史,真是越近越难写。但我将前两部分冠以卷一卷二,而不以上下卷名之,就是留一后步。以后若有条件,或许还会奋力一试也。

在花园小亭子的墙上,四公到花园来看见了,说我聪明,已经会编戏,还说我干脆可以开一家电影院,招牌就叫“根记电影院”,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根强。他还给我写招牌,贴在小亭子里。

小时候和四公、肥五婆住在一起真是乐事。可是1937年抗战爆发,日本飞机滥炸广州城,我们全家连同四公肥五婆都到乡下避难去了。第二年我到上海来,再也没见过他们。

婶阿姨们拉来听,十分热闹。肥五婆还给我倒茶,请我吃点心慰劳我。

肥五婆欣赏我的讲故事,四公却欣赏我的电影海报。这些电影海报的影都是我“创作”的,电影故事反正抄袭好莱坞电影,不外乎英雄救美、劫富济贫、打抱不平之类。我也让外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来演我的戏。

我把说明书上他们的头像剪下来贴在我的海报上,或者描下来。海报贴



日暮 (油画) 詹鸿昌

在花园小亭子的墙上,四公到花园来看见了,说我聪明,已经会编戏,还说我干脆可以开一家电影院,招牌就叫“根记电影院”,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根强。他还给我写招牌,贴在小亭子里。

小时候和四公、肥五婆住在一起真是乐事。可是1937年抗战爆发,日本飞机滥炸广州城,我们全家连同四公肥五婆都到乡下避难去了。第二年我到上海来,再也没见过他们。

婶阿姨们拉来听,十分热闹。肥五婆还给我倒茶,请我吃点心慰劳我。

肥五婆欣赏我的讲故事,四公却欣赏我的电影海报。这些电影海报的影都是我“创作”的,电影故事反正抄袭好莱坞电影,不外乎英雄救美、劫富济贫、打抱不平之类。我也让外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来演我的戏。

我把说明书上他们的头像剪下来贴在我的海报上,或者描下来。海报贴

在花园小亭子的墙上,四公到花园来看见了,说我聪明,已经会编戏,还说我干脆可以开一家电影院,招牌就叫“根记电影院”,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根强。他还给我写招牌,贴在小亭子里。

别人的看法,结果给自己造成许多无形的压力。他离世前几个月,我曾去他家小坐,发现他很焦虑,老说家里风水不好,还拜托

我将他养的锦鲤鱼寄放至一家戏院。其实,那就是患了忧郁症。”张国荣去世后,在一场纪念活动中,阿伦伴着昔日影像与他合唱一曲《风继续吹》。曾经的竞争对手配合得天衣无缝,可惜咫尺相近,却已阴阳永隔。此时此刻,不知当年因自己狂热举动而将偶像推上尴尬境地的歌迷们,心中又会作何感想!?

伴随着歌坛黄金时代的徐徐落幕,张国荣在影坛发展渐入佳境,《胭脂扣》便是其早期代表作。他演活了戏里痴情而又懦弱的富家子弟十二少,也因为这部戏,张国荣与梅艳芳成了莫逆之交。平心而论,十二少的戏算不得多,纯粹是为梅艳芳跨刀的。但在张国荣看来,跟《胭脂扣》,就因为可以跟梅艳芳在一起。“我们俩就好像前世今生的亲兄妹,无法分开。《胭脂扣》的十二少和《霸王别姬》的程蝶衣,于我而言,都很重要,从中可以看到我的演技、方法。我就是我,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。”而如花和十二少吞烟膏了断尘缘的结局竟如同冥冥中的安排,预示着两人的归宿。

从《胭脂扣》,我们又谈到了《春光乍泄》。从1990年起,张国荣与王家卫相继合作了《阿飞正传》《东邪西毒》和《春光乍泄》三部影片。张国荣的精湛演技和极强的可塑性,在王家卫不走寻常路的拍摄方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如果说《阿飞正传》是张国荣的独白,《春光乍泄》则是他与梁朝伟的对弈。拍摄此剧时,王家卫充分发扬脚踩西瓜皮的一贯作风,带着剧组跑到阿根廷一耗就是几个月。期间,张国荣还患上了肠胃病,苦不堪言。“记得有天在房间里和王家卫相对而坐,我说,我们为什么会来阿根廷拍摄?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,但这个天突然看到窗外的一座铁桥,忽然明白了,也许我前世里就是海外华工,在这里干活死

了,所以,才又回到此地,面对,“Leslie有恐高症,做这样的事。”说完这段灵异般的往事,张国荣侧着头,陷入深深的沉思中,眼中还泛着泪光……

2003年4月1日,张国荣纵身一跃,结束了自己年仅46岁的生命。这只是一生只能降落一次的“无脚鸟”,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谢幕。斯人已逝,余音未了。这些年,我接触了不少与张国荣有过交集的朋友,他们常常跟我追忆有关他的点点滴滴,为他过早离去而唏嘘慨叹。

在王家卫电影里,摄影师杜可风是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。他隔着摄影机镜头与张国荣对话,他所看见和理解的张国荣,或许比作为观众的我更立体,更深刻。访问杜可风时,距离张国荣去世已有六年光景,但这个

名字对他的触动,仍然超出我的想象:“那么多年来,我在观众与张国荣之间充当桥梁的作用,那是何等荣幸的事啊!我爱Leslie,虽然我们个性不同,但毕竟携手走过长长的一段路。Leslie走,是他自己的选择,我理解并尊重。但……”说到这里,素来玩世不恭的杜可风,双眼

噙满泪水,哽咽地说不出话,拿着啤酒罐的手剧烈地颤抖着。《异度空间》是张国荣的“天鹅绝唱”。他在戏中扮演一个精神分裂的心理医生。那时,他已罹患忧郁症,那样一部灵异片对他的心理状态究竟产生多少影响,如今已不得而知。戏里戏外的某种巧合,让此剧监制与编剧尔冬升难以

乐观,时时相劝,可惜最终仍未能挽回老友的生命。肥姐生前跟我说:“我和张国荣住得很近,他常来我家坐坐,有时也一起打打牌。每当看到他阴郁低沉的样子,我就开导他,人生总有高低起伏,不必太在意。况且,尝遍酸甜苦辣,人生才有趣味。3月26日我还和他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,我们点了一份匹萨,共同分享。真不敢相信,隔了几天,他就跳楼了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就这样烟消云散了……”

这些年我常常会想,如果张国荣没有离去,他又会拍哪些电影?唱红多少歌?得了哪些荣誉?是否会转投幕后?可惜,人生没有假设,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。这个比烟花更绚烂的男子,把最华彩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了舞台上,定格在了胶片里,留给自己的是难以化解的心结,留给观众的是永远的叹息与怀念。

(下)

英国科研人员利用人造云抑制台风:在海面上设置若干艘造云船,不断向空中喷射海水,让海水大量蒸发。

海水中的液滴或盐粒可以作为凝聚核,吸引周围的水汽,形成白云。这些白云不仅可以减少透射到海面的阳光,而且可以反射阳光,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相关海域的气温和海水的温度。

从这个操作过程可以看出,人造云的确可以降低海水的温度,从而减弱台风的强度。

这本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(1916-1977)》得以写成,要感谢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张洁、梁燕、周晴、李远涛诸位,没有他们的鼓励、催促并长期鞭策、监督,它是不会有的。在确定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,儿童文学前辈任溶溶、任大星、施雁冰、周晓等给予多方指导,释疑解惑,对我帮助极大。

张洁最初提出这个题目,还是2006年的事,转眼过去六年了。这中间,因为写那本现代散文史论性质的《今文渊源》,停了几年。到2010年初秋,开始正式动笔,但写出两篇序文后,因有与哲学家李泽厚

先生的对话,又暂时放下。到2011年初发愤写作,先得六篇,正拟一鼓作气,却又因有与李泽厚先生的第二本对话,并且要编一册《周作人论儿童文学》,又停了一个夏天。好在插进来的这两件工作,对于本书都有助益,以前写《今文渊源》也有助于本书——这些跨界选题之间的奇妙的内在联系,实在是很有趣的。自2011年国庆开始,我再也不敢怠慢,有朋友笑我是“闭关”写作,这样到翌年早春,终于完稿。一开始,还是想写成书话合集式的准文学史的,后来野心渐增,就按着文学

史模样写下来了。序里仍留着当初的痕迹,行文也始终不避书话的趣味,细心的读者应不难发现。但虽说是史,毕竟是

别人的看法,结果给自己造成许多无形的压力。他离世前几个月,我曾去他家小坐,发现他很焦虑,老说家里风水不好,还拜托

我将他养的锦鲤鱼寄放至一家戏院。其实,那就是患了忧郁症。”张国荣去世后,在一场纪念活动中,阿伦伴着昔日影像与他合唱一曲《风继续吹》。曾经的竞争对手配合得天衣无缝,可惜咫尺相近,却已阴阳永隔。此时此刻,不知当年因自己狂热举动而将偶像推上尴尬境地的歌迷们,心中又会作何感想!?

伴随着歌坛黄金时代的徐徐落幕,张国荣在影坛发展渐入佳境,《胭脂扣》便是其早期代表作。他演活了戏里痴情而又懦弱的富家子弟十二少,也因为这部戏,张国荣与梅艳芳成了莫逆之交。平心而论,十二少的戏算不得多,纯粹是为梅艳芳跨刀的。但在张国荣看来,跟《胭脂扣》,就因为可以跟梅艳芳在一起。“我们俩就好像前世今生的亲兄妹,无法分开。《胭脂扣》的十二少和《霸王别姬》的程蝶衣,于我而言,都很重要,从中可以看到我的演技、方法。我就是我,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。”而如花和十二少吞烟膏了断尘缘的结局竟如同冥冥中的安排,预示着两人的归宿。

从《胭脂扣》,我们又谈到了《春光乍泄》。从1990年起,张国荣与王家卫相继合作了《阿飞正传》《东邪西毒》和《春光乍泄》三部影片。张国荣的精湛演技和极强的可塑性,在王家卫不走寻常路的拍摄方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如果说《阿飞正传》是张国荣的独白,《春光乍泄》则是他与梁朝伟的对弈。拍摄此剧时,王家卫充分发扬脚踩西瓜皮的一贯作风,带着剧组跑到阿根廷一耗就是几个月。期间,张国荣还患上了肠胃病,苦不堪言。“记得有天在房间里和王家卫相对而坐,我说,我们为什么会来阿根廷拍摄?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,但这个天突然看到窗外的一座铁桥,忽然明白了,也许我前世里就是海外华工,在这里干活死

了,所以,才又回到此地,面对,“Leslie有恐高症,做这样的事。”说完这段灵异般的往事,张国荣侧着头,陷入深深的沉思中,眼中还泛着泪光……

2003年4月1日,张国荣纵身一跃,结束了自己年仅46岁的生命。这只是一生只能降落一次的“无脚鸟”,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谢幕。斯人已逝,余音未了。这些年,我接触了不少与张国荣有过交集的朋友,他们常常跟我追忆有关他的点点滴滴,为他过早离去而唏嘘慨叹。

在王家卫电影里,摄影师杜可风是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。他隔着摄影机镜头与张国荣对话,他所看见和理解的张国荣,或许比作为观众的我更立体,更深刻。访问杜可风时,距离张国荣去世已有六年光景,但这个

名字对他的触动,仍然超出我的想象:“那么多年来,我在观众与张国荣之间充当桥梁的作用,那是何等荣幸的事啊!我爱Leslie,虽然我们个性不同,但毕竟携手走过长长的一段路。Leslie走,是他自己的选择,我理解并尊重。但……”说到这里,素来玩世不恭的杜可风,双眼

噙满泪水,哽咽地说不出话,拿着啤酒罐的手剧烈地颤抖着。《异度空间》是张国荣的“天鹅绝唱”。他在戏中扮演一个精神分裂的心理医生。那时,他已罹患忧郁症,那样一部灵异片对他的心理状态究竟产生多少影响,如今已不得而知。戏里戏外的某种巧合,让此剧监制与编剧尔冬升难以

乐观,时时相劝,可惜最终仍未能挽回老友的生命。肥姐生前跟我说:“我和张国荣住得很近,他常来我家坐坐,有时也一起打打牌。每当看到他阴郁低沉的样子,我就开导他,人生总有高低起伏,不必太在意。况且,尝遍酸甜苦辣,人生才有趣味。3月26日我还和他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,我们点了一份匹萨,共同分享。真不敢相信,隔了几天,他就跳楼了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就这样烟消云散了……”

这些年我常常会想,如果张国荣没有离去,他又会拍哪些电影?唱红多少歌?得了哪些荣誉?是否会转投幕后?可惜,人生没有假设,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。这个比烟花更绚烂的男子,把最华彩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了舞台上,定格在了胶片里,留给自己的是难以化解的心结,留给观众的是永远的叹息与怀念。

(下)

英国科研人员利用人造云抑制台风:在海面上设置若干艘造云船,不断向空中喷射海水,让海水大量蒸发。

海水中的液滴或盐粒可以作为凝聚核,吸引周围的水汽,形成白云。这些白云不仅可以减少透射到海面的阳光,而且可以反射阳光,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相关海域的气温和海水的温度。

从这个操作过程可以看出,人造云的确可以降低海水的温度,从而减弱台风的强度。

这本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(1916-1977)》得以写成,要感谢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张洁、梁燕、周晴、李远涛诸位,没有他们的鼓励、催促并长期鞭策、监督,它是不会有的。在确定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,儿童文学前辈任溶溶、任大星、施雁冰、周晓等给予多方指导,释疑解惑,对我帮助极大。

张洁最初提出这个题目,还是2006年的事,转眼过去六年了。这中间,因为写那本现代散文史论性质的《今文渊源》,停了几年。到2010年初秋,开始正式动笔,但写出两篇序文后,因有与哲学家李泽厚

先生的对话,又暂时放下。到2011年初发愤写作,先得六篇,正拟一鼓作气,却又因有与李泽厚先生的第二本对话,并且要编一册《周作人论儿童文学》,又停了一个夏天。好在插进来的这两件工作,对于本书都有助益,以前写《今文渊源》也有助于本书——这些跨界选题之间的奇妙的内在联系,实在是很有趣的。自2011年国庆开始,我再也不敢怠慢,有朋友笑我是“闭关”写作,这样到翌年早春,终于完稿。一开始,还是想写成书话合集式的准文学史的,后来野心渐增,就按着文学

史模样写下来了。序里仍留着当初的痕迹,行文也始终不避书话的趣味,细心的读者应不难发现。但虽说是史,毕竟是

新年前,我朋友的母亲没了,新年后,我朋友的父亲没了。一年前,我自己的父亲没了。三年前,带我长大的姑妈没了。在天光晦暗的冬天,在四周冰凉的冬天,在玻璃窗上留着一条条水蒸汽的冬天,亲人们纷纷离开,生活渐渐变成冬天凋零的树。

冬日早早就黑了,突然听到一支歌,“是谁的歌声飘荡耳边,谁在用歌声把谁激动。那是谁的笑容浮现在眼前,在那悲伤之河彼岸的那一边。花儿呀,花儿呀,花儿会开放,而我究竟又为你留下了什么。”

暮色迷离里的歌声,提醒我原来那些逝去的亲人,在悲伤之河的彼岸,仍在挂念。原来人们即使阴阳两隔,仍有温暖的情意。

原来是这样——花开对蓓蕾来说,就是死亡了。那些在暮色中突然泪流满面的中年人是否明白了这些呢?

了,所以,才又回到此地,面对,“Leslie有恐高症,做这样的事。”说完这段灵异般的往事,张国荣侧着头,陷入深深的沉思中,眼中还泛着泪光……

2003年4月1日,张国荣纵身一跃,结束了自己年仅46岁的生命。这只是一生只能降落一次的“无脚鸟”,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谢幕。斯人已逝,余音未了。这些年,我接触了不少与张国荣有过交集的朋友,他们常常跟我追忆有关他的点点滴滴,为他过早离去而唏嘘慨叹。

在王家卫电影里,摄影师杜可风是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。他隔着摄影机镜头与张国荣对话,他所看见和理解的张国荣,或许比作为观众的我更立体,更深刻。访问杜可风时,距离张国荣去世已有六年光景,但这个

名字对他的触动,仍然超出我的想象:“那么多年来,我在观众与张国荣之间充当桥梁的作用,那是何等荣幸的事啊!我爱Leslie,虽然我们个性不同,但毕竟携手走过长长的一段路。Leslie走,是他自己的选择,我理解并尊重。但……”说到这里,素来玩世不恭的杜可风,双眼

噙满泪水,哽咽地说不出话,拿着啤酒罐的手剧烈地颤抖着。《异度空间》是张国荣的“天鹅绝唱”。他在戏中扮演一个精神分裂的心理医生。那时,他已罹患忧郁症,那样一部灵异片对他的心理状态究竟产生多少影响,如今已不得而知。戏里戏外的某种巧合,让此剧监制与编剧尔冬升难以

乐观,时时相劝,可惜最终仍未能挽回老友的生命。肥姐生前跟我说:“我和张国荣住得很近,他常来我家坐坐,有时也一起打打牌。每当看到他阴郁低沉的样子,我就开导他,人生总有高低起伏,不必太在意。况且,尝遍酸甜苦辣,人生才有趣味。3月26日我还和他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,我们点了一份匹萨,共同分享。真不敢相信,隔了几天,他就跳楼了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就这样烟消云散了……”

这些年我常常会想,如果张国荣没有离去,他又会拍哪些电影?唱红多少歌?得了哪些荣誉?是否会转投幕后?可惜,人生没有假设,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。这个比烟花更绚烂的男子,把最华彩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了舞台上,定格在了胶片里,留给自己的是难以化解的心结,留给观众的是永远的叹息与怀念。

(下)

英国科研人员利用人造云抑制台风:在海面上设置若干艘造云船,不断向空中喷射海水,让海水大量蒸发。

海水中的液滴或盐粒可以作为凝聚核,吸引周围的水汽,形成白云。这些白云不仅可以减少透射到海面的阳光,而且可以反射阳光,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相关海域的气温和海水的温度。

从这个操作过程可以看出,人造云的确可以降低海水的温度,从而减弱台风的强度。

这本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(1916-1977)》得以写成,要感谢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张洁、梁燕、周晴、李远涛诸位,没有他们的鼓励、催促并长期鞭策、监督,它是不会有的。在确定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,儿童文学前辈任溶溶、任大星、施雁冰、周晓等给予多方指导,释疑解惑,对我帮助极大。

张洁最初提出这个题目,还是2006年的事,转眼过去六年了。这中间,因为写那本现代散文史论性质的《今文渊源》,停了几年。到2010年初秋,开始正式动笔,但写出两篇序文后,因有与哲学家李泽厚

先生的对话,又暂时放下。到2011年初发愤写作,先得六篇,正拟一鼓作气,却又因有与李泽厚先生的第二本对话,并且要编一册《周作人论儿童文学》,又停了一个夏天。好在插进来的这两件工作,对于本书都有助益,以前写《今文渊源》也有助于本书——这些跨界选题之间的奇妙的内在联系,实在是很有趣的。自2011年国庆开始,我再也不敢怠慢,有朋友笑我是“闭关”写作,这样到翌年早春,终于完稿。一开始,还是想写成书话合集式的准文学史的,后来野心渐增,就按着文学

